



开放大学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平台,这就涉及到职能与功能的定位。在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艰难转型之际,我们的思索只能回归原点。

职能与功能,英文的意思基本相同,中文却不一样。职能作为“在社会分工中特有的专门职责”(陈桂生,1999),具有“应然”的限定。因此,不论哪种类型的大学,其职能都是教书育人。若将大学职能统称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那就不太科学和全面。因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只是大学的办学活动,而职能是指开展这些活动所产生的作用,而非活动本身(徐辉,1995)。开放大学四十年经历已经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其职能就是通过开展补偿教育和继续教育,为社会培养适应终身学习之人,进而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至于功能,其中的“功”即为“功效”“功用”之意,带有价值上的评判及“实然”效果,于是功能往往比职能更宽泛,社会意义更丰富。当教书育人确定为大学的基本功能之后,其衍生功能不外是对社会的诸多发展,比如传承和促进文化的功能,推动和增长经济的功能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政治功能等,从而使其功能效用超越现有的职能。

电大就是“要用电视手段来办大学”(邓小平,1977),于是我们才有了创办新型大学的起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有过将其蜕变成“社区大学”“城市大学”甚至“职业大学”的设想,但大学的名称和属性从来没变过。只是当开放大学建设进入国家规划之后,我们对其追求才趋于一致。今天的开放大学正是从高等学历补偿教育起家,又长期开办着高中后、专科后的远程继续教育,并且还在开拓着开放式、个性化终身教育,这不仅体现了开放大学从专门人才培养到学习型人才培养的职能转变,还意味着开放大学从远程教育向多元和包容开放教育功能提升。

如今开放大学的职能依然专一执着,因为大

学要的就是深水静流的教育生态。开放大学的功能一直简洁形象,也就是我们曾经期盼的平台功能、立交桥功能以及直通车功能。

不过平台功能,就不只是自身教学资源的摆设展位,更应是各类高等教育资源的集散高地。二十年前我陪同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在江苏调研时,便听到部领导关于电大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集聚高校教育资源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设想。六年前它终于在安徽省实现了,经由安徽省政府主导、省电大具体运作的“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平台,现已入驻省属高校72所,共享课程2000多门,注册学习人数超过23万,终于满足了学习者的普校和名校情结。

而立交桥功能,也不只是学习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专业与职业的沟通,更重要的是开放大学与普通高校、开放大学与职业高校的直通与兼容,通常包括专业、课程、学分甚至学籍。因为大凡讲立交,那是因为现实中有障碍或壁垒需要跨越。现有的各种教育类型不能也不可能自我封闭以趋完善,而其间的相互割裂,也就无法形成“系统教育力”(李政涛,2017)。开放教育作为一种面向人人的生存性、包容性、基础性的公共教育,完全应该也能够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全立交”。

至于直通车功能,当然也不只是“3+2”之类的中高职、专升本直通。对开放大学而言,不论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都是我们的主业。只有将其与国家未来的资历框架挂靠且连通,才能没有“断头路”,真正实质性地推进终身教育。

闲时重读美国教育家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看到书里提到芝加哥大学校长乔治·比德尔曾经把规模很大的美国大学比作恐龙,认为它可能会灭绝,因为自身巨大而进化又跟不上。开放总是相对的,因此开放教育充满着想象,跨界、变革、重构、融通是其显著特征。我们如果不意识到这点,那将是可怕的。